六典通考

湖西閻鎮珩輯

祿制考

周祿田 吳江沈氏原本

王畿地方千里爲方百里者百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爲田六十四萬井爲夫五百六十七萬有不易有一易再易一易者二而當一再易者三而當一通三等約之爲二百八十八萬夫受田者二百五十六萬家公田三十二萬若夫都邑以下之地大都含四都方八十里爲方十里者六十四三分去一爲田四千有九十六井爲夫三萬六千八百六十四通其等爲萬八千四百三十二夫受田者

萬六千三百八十四家公田二千有四十八夫小都如一都方四十里爲方十里者十六三分去一爲田千有二十四井爲夫九千二百一十六通其等爲四千六百有八夫受田者四千有九十六家公田五百一十二夫家邑如縣方二十里爲方十里者四三分去一爲田二百五十六井爲夫二千三百有四通其等爲千一百五十二夫受田者千有二十四家公田百二十八夫若大都旁各加十里爲方十里者三十六所加兼四旁及四隅法本康成小司徒註下並同則方百里方百里曰同小都旁各加五里爲方五里者三十六則方五十里家邑旁各加二里半爲方二里半者三十六則方二十五里所加皆曰加田如都邑之法而無國征地之曰成者皆方十里爲方一里者百

二分去一者以其二爲甸其去不及一者甸之外或爲邱或爲邑或爲不井之田甸各方八里爲田六十四井爲夫五百七十六通其等皆二百八十八夫受田者二百五十六家公田三十二夫邱各方四里爲田十六井爲夫百四十四通其等皆七十二夫受田者六十四家公田八夫邑各方二里爲田四井爲夫三十六通其等皆十八夫受田者十六家公田二夫井各方一里爲田九夫爲畝九百通其等皆四百五十畝受田者四家公田五十畝若畿內邦國之地上公方五百里爲方百里者二十五三分去一爲田十六萬井爲夫百四十四萬通其等爲七十二萬夫受田者六十四萬家公田八萬夫侯方四百里爲方百里者十六三分去一爲田十萬二

千四百井爲夫九十二萬一千六百通其等爲四十六萬有八百夫受田者四十萬九千六百家公田五萬一千二百夫伯方三百里爲方百里者九三分去一爲田五萬七千六百井爲夫五十一萬八千四百通其等爲二十五萬九千二百夫受田者二十三萬有四百家公田二萬八千八百夫子方二百里爲方百里者四三分去一爲田二萬五千六百井爲夫二十三萬有四百通其等爲十一萬五千二百家受田者十萬二千四百家公田萬二千八百夫男方百里爲方十里者百三分去一爲田六千四百井爲夫五萬七千六百通其等爲二萬八千八百夫受田者二萬五千六百家公田三千二百夫其都邑以下之公田法與數悉如畿內成亦有加凡

通不易一易再易之等而約其夫數皆以二當一其地具三等者即界內而通之不具三等者并界內以通之凡公田一夫去二十畝爲廬舍實八十畝

王畿地方千里三分去一其井數夫數與康成載師註不合何也曰載師註計夫而不計井故方千里爲九百萬夫去其三之一爲六百萬夫今計井而後計夫則方千里而去其三之一止六十四萬井夫亦止五百七十六萬矣康成從王制今從漢書刑法志康成小司徒註亦計井而後計夫豈有異於漢書也曰漢書渾言畿內庶邦之井制未必不兼鄉遂公邑小司徒註則以井爲專在都鄙也司馬法夫三爲屋屋三爲井見小司徒註屋在鄉遂則井可知鄉遂

有屋井則遂與公邑可知且六十四井爲甸而甸師所掌之王藉在南郊（祭統云天子親耕於南郊以供齊盛）孟子亦云鄉田同井則鄉郊制井明矣故康成分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爲鄉遂田不井之法匠人井閒之溝成閒之洫同閒之澮爲都鄙井田之法亦非也蓋二法通行畿內與鄉遂郊野之制井相成云　都家之地三分去一亦有山澤林麓乎曰然山澤林麓所以貢灌溉助食用使都家而無之則皆屬諸天子而鄉遂公邑之田供祿而給用者亦有所不足故大司徒之制都鄙兼辨山林川澤之名物王制惟山之名澤之大者不以朌其他無不朌也都家之田約止三之二有徵乎曰周頌云駿發爾私終三十里吳氏澄以爲小

都之里數（詳周禮考註）夫小都里方四十而但云三十亦止三之二也小都如此則大都與家邑可知詩云亦服爾耕十千維耦何也曰小都之田四千六百有八夫每夫耕者一耦當九千二百一十六八云十千者猶三分方四十里之二當三十二里而云三十里舉成數也詩云駿發爾私而小都之田數則兼公得無異乎曰耦以十千則合公私田而耕之上下相成也康成以夏少康在虞田一成衆一旅爲二夫當一夫則封邑亦專計田矣豈夏時畿內之法異於周之畿內乎曰一成者乃去三之一以爲田止五百七十六夫或稍贏耳至衆有五百人蓋其田多不易而家受一夫者多也小雅云倬彼甫田歲取十千傳謂一成九萬

畝其公田萬畝以爲公卿之祿則所封不皆田乎曰李文貞以此爲述幽公舊俗不係於公卿則甫田乃幽公所闢適一成無山麓川澤又皆不易之地故公田有十千也

不易之地家百畮一易之地家二百畮再易之地家三百畮大司徒謂凡都鄙受田者也註云都鄙謂王子弟公卿大夫采地是都家之地皆三等矣縣師云凡造都邑量其地辨其物而制其域邑者家邑物主易不易而言[本訂義黃氏度說]則家有三等地之徵也邦國之都家其地亦如畿內乎曰縣師兼掌邦國之地域所謂凡造都邑者通乎畿外[本訂義王昭禹說]而其地亦各有三等故康成謂齊國下大夫之邑三百家[詳坊記疏]蓋方一成而去三之一又通三等六百夫而

皆以二當一也卜易說卦數三百六百皆舉成數凡地之三等亦相爲贏縮乎曰縣師既辨其物贏縮宜不相遠若商子謂方百里而惡田處十二良田處十四見來民篇良田卽不易一易者惡田卽再易者較通爲二當一之率則良田贏十一惡田縮十一也然夏少康田一成衆一旅又不易之等獨贏也詳見前周之所封宜亦如是司勳加田謂田加於賞地采地亦有加田乎曰晉語云官宰食加則采地亦有加也庶邦如是畿內可知王制畿內國不過百里乃殷周所同漢書刑法志謂百里爲采地之大者專就殷周言不及夏蓋夏時采地在畿外侯服也詳胡氏渭禹貢錐指故八十里者以百里爲極等而下之則四十里者極於五十里二十里者極於二十五里皆八分采地之邊數以其一爲旁加之數蓋古法然也小司徒註雖不及加田

然百里而止爲四都則所餘三千六百井固包加田於其間下焉者亦如是耳所加無國征何也曰不以田稅四之一入於王入稅法詳下卷司勳注云所以厚恩是也都邑未加田則宰何食曰分其粟與之加田不及上士何也曰公卿大夫必有大功而後加田上士則爵卑任輕未嘗有采地也何況加田若受賞地與出封爲附庸則有之司勳云凡賞無常輕重眡功白虎通考黜篇云元士有功者爲附庸通典云天子元士出封爲附庸加一命爲四命但不進爵猶稱名與士同故春秋傳云附庸之君名也詳職官類秩品篇　周官畿內外皆無七十里之國王制有七十里之國註疏以爲夏殷之制畿內有國始於殷詳於前而湯國七十里見孟子其他之沿於夏商亦明矣王制謂天子之三公之田視公侯卿視伯大夫視子男元士視附庸

與孟子又殊何也曰王制別有所據然非周所定制其曰田即孟子之地篇末云方百里者爲田九十億畝則未去三之一而已稱田矣或以爲皆實田誤也周制初定豈得盡行苟前代諸國無故而增減其地勢必煩擾不安故且因之即武王分土惟三之義也（詳朱子語類周禮小戴禮二卷）周公別差諸國之里數畿內視夏商則減畿外則大增蓋諸國自夏商以來漸相吞併廓地已大周公因更定其制以安其無辜者而又以待封大功德之臣俾錯處其間以藩衛王室（亦詳朱子語類）若畿內諸國本無權力又象賢而世守者少（詳王制註疏及訂義陳君舉說）周公因稍更焉以就井田故從減也　大司徒云公之地方五百里侯方四百里伯方三百里子方二百

里男方百里其封疆也又云其食者半食者參之一食者四之一鄭司農謂公侯等所食租稅則田也如其說田多者不過地之半今以三分去一之外皆爲田則其說不可從歟曰然三分去一見於王制及漢書刑法志乃三代畿內外所通行食貨志述魏李悝之言（悝言地方百里山澤邑居三分去一爲田六百萬畝）且在戰國井田未變此制亦未變豈周家方行井田而已紛更也若謂卽食者去其三之一則田且益算而男更無以爲國且諸侯非牧正帥長及有德者未之輕錫而所錫亦在封疆之外（本康成註）故知公侯等之田必有三分之二也然則經所云食者必從康成地貢輕重之說歟曰地貢者市美物以貢王室特食者之一耳食者則幷畜穀五

詩國以待王之用（本東萊呂氏說詳馬氏通考田賦第三卷）凡王行及使於諸侯及諸侯見王使於王往來過邦及王所以救邦國之食皆在其中（詳下卷）故不曰貢而曰食食讀去聲如孟子食人之食葢大司馬上地食者參之二云云自地之可食者言此則自有其地者之食人言也三分去一之文周官何以無之曰此司空之事冬官亡故無之　公田一夫去二十畝爲廬舍漢書食貨志云也於經有徵乎曰中田有廬詩言之矣孟子云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漢志云八家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二說其小異乎曰否孟子略漢志詳至各受與同養事亦相因耳八十畝之稅入幾何曰九穀以粟爲主人（見倉人註）十斗曰斛（見聘禮及漢律厤志）中地歲常得粟百

六十斛何以徵之曰魏中地也見詩甫田疏李悝云治田百畝歲收畝一石半為粟百五十石按周官中地家六人中歲人月食食三鬴六斗四升日鬴每月食一石九斗二升歲食二十三石有四升六人歲凡食百三十八石二斗四升則以百五十石食六人尚餘十二石弱悝復言供五人不足者兼賦稅及凡費用計之乃當時法上孰其收自四中孰自三下孰自倍張晏註云大孰收六百石中孰四百五十石下孰三百石小饑則收百石中饑七十石大饑三十石斛亦稱石宋以前皆然近代則五斗為斛兩斛為石八十畝故減四十斛至上下地歲入之常則加減七者之所收以通其率而數亦無不得矣管子治國篇云常山之東河汝之間中年畝二石一夫為粟二百石按戰國策常山之東為趙河汝之間部魏中年畝二石乃其上地兼饑孰通計之歲常得三百石也禁藏篇云兼歲美惡畝收一石則一夫為粟止百石蓋又就下地而言粟與米同乎曰對文則粟有甲米無甲粟一斛為米五斗禹貢四百里粟

五百里米是也散文粟即爲米故食貨志百畝歲收粟百五十石也百六十斛當今幾何石曰三十二石蓋漢之量與周同詳律呂新書而漢量有容二斗七升者當今五升四合有容六升者當今一升二合是古之十當今之二也本閻氏若璩孟子生卒年月考容六升者形親見而較之古之百畝當今幾何畝曰古者百步爲畝自漢至今常以二百四十步爲畝大於古者四十步大畝始於漢見桓寬鹽鐵論顧氏玉篇謂始秦孝公先師何學士云意秦但行之西陲漢乃遍於天下也古步六尺今步五尺漢之尺與古同今之尺以一尺當古一尺三寸五分五尺當古六尺七寸五分故今二百四十步當古三百六十四步強百之爲三萬六千四百有六十四步其萬步爲古之百畝以三百六十四步強除之得二十

七畝強則所當今之畝數也朱子語類周禮卷云古百步為畝今二百四十步為畝百畝當今四十一畝形按宋步弓之長短略同於周故但每畝加百四十步計之也四十一畝下不云三分畝之二舉成數粟之外有入乎曰閒師縣師有草木鳥獸布帛之貢草木布帛皆出邑宅田廬之所樹鳥獸則豕犬雞畜於宅馬牛羊畜於休不耕之地詳見形周禮小疏無一不關公田而邑宅復與田廬相表裏故常有入也穀之入十取其一草木鳥獸布帛亦十取其一乎曰草木布帛與豕犬雞即載師園廛之征當二十而取一馬牛羊即載師遠郊牧地之征當二十而取三載師以牧田任遠郊之地則畜牧自遠郊始其征重於農田者人力少而利厚也

天子之官公食四都孤卿食都中下大夫食縣上士食甸中士食邱下士食邑其庶人在官者食井若在內諸侯則公之

鄉食甸下大夫食邱上士食邑下士與庶人在官者食井孤卿之大夫士食如之大夫之士食亦如之親王子弟之卿大夫士食如公次疏者之大夫士食如孤卿次更疏者之士食如大夫若在外諸侯則上公之孤食都卿食縣下大夫食甸上士食邱中士食邑下士與庶人在官者食井侯伯之卿大夫士食亦如之子男之卿食甸下大夫食邱上士食邑下士與庶人在官者食井若內諸侯之加田則其宰各以其爵分食之外諸侯孤卿大夫之加田亦如之凡所食皆取諸公田天子之公田三十二萬夫公三人人食二千有四十八夫凡六千一百四十四夫孤卿十四人人食五百一十二夫凡七千一百六十八夫中下大夫三百三十七人人食百二十八

夫凡四萬三千一百三十六夫上士千一百五十人人食三十二夫凡三萬六千八百夫中士四千四百九十六人人食八夫凡三萬五千九百六十八夫下士萬九千五百有七人人食二夫凡三萬九千有一十四夫庶人在官者二萬一千七百有三人人食五十畝凡萬有八百五十一夫上士十一人食三百五十二夫中士千有八人人食八千有六十四夫下士五千有三十九人食萬有七十八夫又冬官之有爵者約五百二十餘人以五官食數去其公孤及鄉遂郊野官之食公孤去七千六百八十夫鄉遂官十二萬五千五百二十夫郊野官去萬八千四百九十四夫存三萬五千有三十夫而五分取一以例之當食七千有餘夫庶人在官者約四千三百四十人以五官在官庶人之食例之當食二

千一百七十夫通計二十萬六千七百四十餘夫常祿之總數王自食二萬有四百八十夫后世子與王子弟之未官未封者婦官女給事王宮士庶子之食及國中之法用皆於县給焉其外九萬二千七百七十餘夫以食他有爵之官及在官庶人以給國中及鄉遂郊野之法用亦分在所封都邑中若內諸侯之公田公二千有四十八夫王食者五百一十二夫自食者三百二十夫其卿二人食六十四夫下大夫五人食四十夫上士七人食十四夫下士三十三人食十六夫五十畝凡百三六四夫五十畝存千有八十一夫强孤卿五百一十二夫王食者百二十八夫自食者八十夫其大夫二人食十六夫上士七人食十四夫下士八人食四夫凡三十四

夫存二百七十夫大夫百二十八夫王食者三十二夫自食者二十夫其上士二人食四夫下士七人食三夫五十畝凡七夫五十畝存六十八夫强凡所存皆以食他有爵之官及在官庶人與給國中縣鄙之法用其所加之公田皆食其宰與給縣鄙之法用若外諸侯之公田上公八萬夫王食者四萬夫自食者五千一百二十夫其孤一人食五百一十二夫卿六人食七百六十八夫下大夫二十三人食七百三十六夫上士百一十七人食九百三十六夫中士六百七十六人食千三百五十二夫下士三千有五人食千五百有二夫五十畝凡五千八百有六夫五十畝存二萬九千有七十三夫强侯五萬一千二百夫王食者萬七千有六十六夫强自食

者千二百八十夫其卿五人食六百四十夫下大夫十七人食五百四十四夫上士八十七人食六百九十六夫中士四百四十四人食八百八十八夫下士千九百六十九人食九百八十四夫五十畝凡三千七百五十二夫五十畝存二萬九千一百夫强伯二萬八千八百夫王食者九千六百夫自食者如侯其卿五人下大夫十七人上士八十七人食並如侯國中士三百七十二人食七百四十四夫下士千六百一十一人食八百有五夫五十畝凡三千四百二十九夫五十畝存萬四千四百九十夫强子萬二千八百夫王食者三千二百夫自食者三百二十夫其卿四人食百二十八夫下大夫十一人食八十八夫上士五十七人食百一十四夫下士

三百有五人食百五十二夫五十畝凡五百四十四夫五十畝存八千七百三十五夫强男三千二百夫王食者八百夫自食者如子其卿四人下大夫十一人上士五十七人食並如子國下士百五十一人食七十五夫五十畝凡四百有五夫五十畝存千六百七十四夫强凡所存以給他祿食及法用與在所封都邑中悉如王畿凡外諸侯食王自九貢而外皆供王行及使於諸侯及諸侯見王使於王往來過邦及王所以救邦國之食與內諸侯之入稅殊若畿內賞地加賞田及致仕官進士學士守固士庶子之食並無常數則減省攝官試官封邑官之食足以當之畿外國亦如之

載師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

田任畺地家邑即縣註云大夫之采地包乎中下小都即都即縣即都專以大小之制言餘詳中卷註云卿之采地兼乎孤大都即四都註云公之采地夫公孤卿大夫之采地如是則未封者之所食可例推矣小宰聽祿位以禮命禮命註兼九命言自大夫而上以策書之所命皆主乎爵而以數爲之等詳見彤周禮小疏明制祿多寡以爵等而兼命數也典命云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是出封之前不以采地有無而殊其命數明矣疏云王朝公卿大夫亦有舊在畿內有采地之封者今乃封於畿外也命數同雖爵異而祿亦同故孤卿六命皆食都中下大夫四命皆食縣若封邑者之所食以報其功德其公田之入有貢於王然兼有山澤林麓之利且子孫世守之未封者則無地貢而祿

僅公田之入亦及身而止所食雖同而多寡久近殊也上士食甸中士食邸下士食邑庶人在官者食井何以知之曰由大夫食縣而差之每上以四則每下亦以四自邑至都止五等四其都亦止六等而孤在卿上大夫有中下爵本八等故孤卿同六命中下大夫同四命并爲六等是田與爵之適相當者也　公之卿食甸下大夫食邸上士食邑下士與庶人在官者食井何以知之曰其卿以下之爵等如男國則食亦如之孤卿之大夫士大夫之士其食並如公不嫌乎曰孤卿之官已殺公一等大夫之官已殺公二等雖同無嫌　王毋弟王之庶子與公同食八十里地有加同食百里稍疏者與孤卿同食四十里地有加同食

五十里又疏者與大夫同食二十里地有加同食二十五里（本大宰及載師註疏）則其官之食當亦如公孤卿大夫之官矣王子弟之食何以不列曰王子弟非官其爲官者則公孤卿大夫中已該之　公之孤四命其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一命命各半於王國則其食當亦降於王國降止一等者以降二等則下士將不得祿也侯伯之卿大夫士食如公之國何以知之曰典命稱侯伯之卿大夫士其命數皆如公國則其祿亦皆如之士之一命上中下同乎曰卿三命半王之卿大夫再命半王之大夫其上士之命適半王之中士而中下士不得命矣且卿三命比王之上士大夫再命比王之中士則一命而比王之下士者上士也凡卿

之食縣下大夫之食甸有徵乎曰左傳衛免餘云惟卿備百邑見襄二十七年鄭志以爲邑方二里見坊記疏熊氏說熊以免餘辭邑之言當據古法故如此釋之杜氏解左傳謂一乘之邑則據當時借擬說誤也百邑即方二十里之縣若計其地則三分去一田止六十四邑若百邑皆田則是縣之有加田者俱卿所食也易訟卦邑三百戶鄭註云小國之下大夫采地方一成其定稅三百家見坊記之疏小當作大惠定宇云訟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鄭以爻位二爲大夫三百戶於采地爲至薄苟自藏隱守至薄之祿而不敢與五爲敵則无眚也但采地三百戶在大國誠至薄在小國未嘗不厚小字恐大字之誤成去三之一即甸也若未封者之食與已封者同亦如畿內耳晉語叔向云大國之卿一旅之田上大夫一卒之田按彼卿之祿如此下大夫彼上大夫之祿如此上士蓋一旅之田即一甸不易者一卒之田即一邱不易者也時雖多所變更猶有周官遺制子男之卿食甸下大夫食邱上士食邑下士與庶人在官

者食井何以知之曰子男無中士故上士降食邑而卿大
夫之食之遞降明矣大國次國卿大夫士之食既降王國
一等而小國又降大國次國一等何也曰子男之卿再命
其大夫一命其士不命皆降大國次國一等此亦以命數
殊其祿也王制云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次國三卿二卿
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小國三卿一卿命於天子二卿
命於其君又云次國之卿命於其君者如小國之卿此次
國指七十里之國則卿以命於其君而祿有降或亦夏殷
舊法非周制也王制又云制農田百畝百畝之分上農夫
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農夫食
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爲差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

祿足以代其耕也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祿君十卿祿內史贊王制祿註全引其文亦皆夏殷舊法歟曰未可知也要其足註周官者惟卿四大夫祿與君十卿祿耳中士以上倍以為差或試官攝官致仕官之食如是豈正爵之常祿乎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百畝田周室庶邦所通行然不言公私各五十畝又不言王畿之下士加一等則亦疏矣在官庶人食并不殊於王畿而下士之祿不殊庶人在官者亦所謂禮窮則同也

庶邦孤卿大夫之宰各分加田而食如之何曰王之公之卿食甸則上公之孤之卿亦食甸矣王之孤卿之大夫食邱則上公侯伯之卿之大夫亦食邱矣王之大夫之上士

食邑則上公侯伯之大夫之上士子男之卿之上士亦食邑矣子男之卿之宰亦上士而食邑何以知之曰以子男之卿再命與公侯伯之大夫同　稟人掌九穀之數穀爲米粟委積之通稱以待國之匪頒賙賜稍食倉人掌粟入之藏辨九穀之物以待邦用邦用即匪頒賙賜稍食之屬匪頒中祿居大半稟人註云匪頒謂遺人之職諸委積也大宰註云匪頒王所分賜羣臣也皆未盡其義稍食則食之小者廩餼訓稍爲小益本膳夫稍事註廩人之大者惟分頒則稍食其小者也註云稍食祿廩義析　本是藏米於廩藏粟於倉積委積於場以待分給也楚語觀射父云天子之田九畡以食兆民王取經入焉以食萬官畡與垓通玉篇引風俗通云十千曰萬十萬曰億十億曰兆十兆曰經十經曰垓形謂畿內之田實不及九畡取所入以食官實不止一經觀射父皆約舉大數言之耳詳中卷正謂是也稍食與祿

有異乎曰校人等馭夫之祿宮中之稍食方氏析疑云宮官字之誤也馭夫爲中士下士宮中則師圉府史以下易氏祓云當時一命以上謂之祿庶人在官者稍食而已見訂義司士職形謂邦國都鄙之士多不命其稱祿當卽自下士以上又婦官之食不得祿而稱賜內人女宮皆稱稍食略見內宰經內人女宮許上卷內宰經之內人實包女宮也觀宮正食官府之衆寡內宰食王內之人民並稱稍食則易氏之說誠然而疏以稍食爲命士以上之祿之通稱誤矣民有多寡歲有豐凶而穀之數不得齊則其給若之何曰王之圖國用也以民數而進退之倉人之待邦用也穀有餘則藏之以待凶而頒之二者雖不專言祿而祿在其中墨子七患篇云一穀不收謂之饉二穀不收謂之旱三穀不收謂之凶四穀不收謂之餽五穀不收謂之饑歲饉則仕者大夫以上皆損祿五分之一旱則損五分之二凶則損五分之三餽

則損五分之四饑則盡無祿稟食而已矣此蓋周官凶年殺禮之遺制若豐年則於常祿外有賜也以民數而進退其祿蓋亦如此若穀士多化瘠爲沃而公田大增將亦均所增以益官之祿乎曰否公田大增由受田者稠也受田者稠則郊野之官當亦大增而朝官且必有加彼其祿皆取給於所增之公田又何以益舊官之祿況舊官之祿已足也其給以歲乎月乎曰宮正會稍食宮伯均秩皆以月終則給祿亦然大宰註云祿若今月俸蓋漢亦承周法也人給之乎給於其長乎曰王與之謂官長各受給而分之所屬也見訂義舍人職觀舍人掌平宮中之政分其財守註以爲計其用穀之數按古者穀幣貨賄通謂之財此則專指穀也分送宮正內宰使守而頒之他可例推矣穀之外有草木鳥獸布帛之給其孰掌之

曰委人斂凡畜聚之物而以縣都之聚待頒賜所聚謂草木頒者分頒則草木之給掌於委人也大府受九賦九功貨賄之入而以家削之賦待匪頒此賦此匪頒専指貨賄與在大宰九賦九式中主粟米者異詳見彤周禮小疏内府又受諸大府以待邦之大用所謂大用者分頒在其中註以大用爲朝覲之頒賜亦未備賄者布帛本大宰註則布帛之給掌於大府内府也惟掌給鳥獸者無徵　庶人在官者食井井公田百畝通率二而當一則五十畝也五十畝不足以代耕則其家更食私田五十畝載師官田註以爲庶人在官者之家所受田半於農夫其受田半農人者以半食於公田也載師註蓋本古法特未及其義是也府史胥徒之所食其差若何曰小司徒云上地家七人中地家六人下地家五人七人六人五人各舉所養

中孛下八人周則是上上地家八人上上地即不易之地周官地等名三而實四詳中卷府史胥徒之食蓋適如地所養之等與孟子王制以次農以下四等等庶邦府史胥徒之食亦同耳若府史胥徒之家不止八人七人六人五人何食乎曰此別有餘子弟之田每人通受四十畝實二十畝也食貨志云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五口謂餘子弟蓋士與工商別爲業如府史胥徒之在官其食當亦如之家有丈夫成人亦受田半農夫載師士田下當有工田其賈田則包商言之其餘子弟不得如成人故五口當一農夫各受田二十畝本載師註則府史胥徒之餘子弟其受田當亦然士工商之所食其差若何曰鄉遂賢能入國學而升司馬者皆離農而未官類於府史則當食

府史之食工商在官者類胥食當視胥不在官者其所獲當亦近胥之入富商大賈晩周乃有之如周官法固無其弊管子云先王使農士工商四民交能易作終歲之利無道相過是以民作一而得均見治國篇謂此等也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眾子而爲進士學士者食亦當如府史獨其家不受私田以父祿厚也詳見後賢能在鄉遂則士猶農也載芟有依其士謂農夫之子弟甫田烝我髦士若王制所云選士爾雅釋言云髦選也即農夫也故必入國學升司馬而士與農始判矣農夫自八人七人六人五人而外其餘子弟當受田幾何曰以士工商家餘子弟推之亦二十畝孟子則云餘夫二十五畝也若遂人之餘夫謂餘子弟之成家而至五人六人七人者本王氏應電傳

[illegible]受田如夫也孟子之餘夫即餘子弟與遂人殊食貨志謂農家眾男為餘夫亦以口受田是誤合二事為一也凡食公田百畝實八十畝在官庶人與內外諸侯下士之食五十畝減十畝之入乎曰減之則雖受私田而代耕仍有不足況在官庶人食各有差而罪隸之家且不得受田乎此必皆全給五十畝不與祿多者同罪隸為盜賊之男子其女子已入舂稾而所食亦五十畝乎曰罪隸豈無弟若子司隸云帥其民益包此弟子言少則食宜減多宜增亦五十畝以中者通其率也

郊自里宰以下野自鄰長以下皆以無爵而無祿此與遂之鄰長皆受田如農民而去其役賦則如庶人在官者也士冠禮疏云府史胥徒皆去役賦補置之遂郊野無爵之官各任

其職亦其地之賢能爲之蓋不得與在官庶人比乎其役賦之去奚若曰凡治城郭涂巷溝渠轉委積與會同師田行役令夫家出民徒備馬牛車輦旗鼓兵器斧斤版築之屬坊記疏謂車馬牛兵器諸物皆國家所給詳方氏周官辨惑五析疑縣師職及形井田軍賦說以至其所而給徭役皆役賦也則無不去也惟縣師稍人作民徒車輦之屬當帥而至是爲無爵之官之職非役也遂之鄰長郊之里宰野之酇長固無爵中之稍尊者而不與庶人在官者同祿何也曰在官者不得食其祿在田者不必代其耕且三者之官約四萬人鄰長萬五千人郊里宰千有九十六人野酇長二萬三千八百二十八人苟給以庶人在官者之祿當去公田二萬夫而他法用將有所不足　不及攝者曰員備不及試者曰位

官六及祿食之增減者曰常祿常祿增減數不可知故必官員銜位定者言之凡所增若賞地加賞田所減則試者攝者之祿食也在官庶人亦有攝與試而減其食者乎曰士官事無攝本孟子而淮南子主術訓亦云古者士不兼官則在官庶人亦如之蓋上職要而下職詳詳則煩且難惟分任則不勞而有功且下之食微亦不患眾給而財傷也若試在官之事而食減於在官者以進士試官之祿例推當亦有之司士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下士以上之祿也以能詔事以久奠食進士試爲官之祿也試官降於正爵則食不宜同且以久而奠則未久不奠是試官之祿減也夫子論管仲官事不攝焉得儉儉不在祿之寡乎是攝官之祿減也若公卿大夫

而封邑王子弟封邑而爲公卿大夫則無庸別賦祿而復有所減也　孟子王制言君十卿祿謂庶邦之君也差而上之王之三公食二千有四十八夫則王當食二萬有四百八十夫矣公自食三百二十夫王自食不當三千二百夫乎曰否公所自食十其卿之全祿則王所自食當亦十其公之全祿王制百里之國卿食二百八十八人君食二千八百八十人因殷周畿內外通行之制而八十里之國當亦無殊也（八十里卽畿內百里國之去加田者故祿制亦當如畿外百里國）以一夫食九人推之食二百八十八人當三十二夫食二千八百八十人當三百二十夫非一卿之全祿而君十之歟　膳夫掌王之食飲膳羞以養王及后世子饍人共王及后之六

食內宰會夫人以下之財用會內人之稍食宮伯行王宮士庶子之秩並在宮中而舍人掌平宮中之政分其財守則王子弟之未官未封者亦該之故知皆於王所自食中給也然則宮正比宮府之衆寡內宰分居王內之人民皆給之稍食何以不列也曰宮正之衆寡內宰之人民即庶人在官者王宮士庶子之食視府史而家不受田與公卿以下子弟之爲進士學士者同三夫人以下統於后之養未官未封之王子弟統於世子之養其所食要無幾耳女給事自外而入役宮中其非刑女有家者當視在官庶人

自力役而外在國中者舍人有賓客之饍盛之實車米筥米喪紀之飯米熬穀舂人有饗食之食米稾人有內外

朝宂食者之食（析疑云謂之宂食者以其人自有稟祿因給事外內朝不暇自爲食而官供之也）廩人有羣臣之賙賜其在國中及鄉遂郊野者遺人有鄉里門關郊里野鄙縣都之委積有凡賓客會同師役道路之委積掌固有衆庶守城郭溝池樹渠之稍食凡此諸條非人數不定則爲期無常其歲用夫數皆不若力役之可稽然要必以萬計矣力役之所用幾何曰小司徒之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王畿受田者二百五十六萬家通三等地之率假二家任五人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實任二百五十六萬人均人以歲之上下均力任豐年公旬用三日中年公旬用二日無年公旬用一日如康

[illegible]儉旬為均而通其率則每年役二日共役五百一十二萬日人食米通上中下年之率日六升四合二日斗二升八合畿內二百五十六萬人役五百一十二萬日共食米三十二萬七千六百八十斛以中地中年一夫入一百斛之數除之則用千六百三十八夫強所入也如近日方氏冬役三旬之說析疑云十月納禾稼日至而土功畢公私可用之期不過一月公旬用三日蓋九日也則豐年用九日中年六日無年三日通其率則每年役六日共役千五百三十六萬日皆三康成之數其食米視前數亦三之四時之田其用幾何曰田不給食小禽私之既各有以自畀獲者取左耳上復計功而賞之州長遂師主田之賞

罰故遣人須委積廩人治糧食皆專在會同師役而不及

田益三代之制國用也孟冬視民數歲杪視年之豐秏又
以三二 三

因其均節詳審如此則
生之國凡四都一都之
一縣之田稅入於王二
入於王公食王五百一
王百二十八夫非一縣
一甸之公田歟若公所
食十其大夫大夫自食
千都家稱君稱國朝大
何也曰諸男之地封
諸男故稅入於王亦

元諸男孤卿大夫之入稅於王又自公例推之則左傳所謂卑而貢重者甸服見昭十三年此甸服指畿內是也其食王不及加田何也曰加田非采地之正其正者八十里四十里二十里　公之地方五百里其食者半故公田八百夫而王食四萬夫也侯之地方四百里伯之地方三百里其食者皆參之一故公田五萬一千二百夫者王食萬七千有六十餘夫公田二萬八千八百夫者王食九千六百夫也子之地方二百里男之地方百里其食者皆四之一故公田萬二千八百夫者王食三千二百夫公田三千二百夫者王食八百夫也若其所自食皆所謂君十卿祿也孤卿大夫之采邑其入稅於君幾何曰如畿內之公孤卿大夫　下

士與庶人在官者同受代耕之祿而實穀中士四之三亦五

者之所獲實百畝則其家亦別受私田五十畝若

九人而有餘子弟其受田亦五口當農夫一人

矣禮國君大夫之子免農士之子皆不免農少儀云問大夫之子長則能從樂人之事矣幼則曰能正於樂人未能正於樂人問士之子長則曰能耕矣幼則曰能負薪未能負薪王之士之子有免農者惟上士耳上士即元士故元士之適子衆子並學於諸樂官適子常在成均衆子春合諸學秋合諸射宮詳析疑諸子禮若中士下士祿以遞薄則子當業農以自食其力故載師有士田其家亦各受五十畝猶國君之士之子之耕也子男之大夫祿不過王之中士公侯伯之上士其子若

何曰大夫之子於國家祭祀爲舞人則學於樂官而已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受代耕之祿而耕者實百畝不別受田蓋既周士世其官則庶人在官者亦世其職而子弟皆不復業農又或鄙鄰之官不必盡存存者不必皆以士致食祿者少而公田亦有餘故其制如此　掌客云王巡守殷國（按疏殷國卽殷同形謂國當作同字之誤也方氏云殷同卽巡守而會諸侯于方嶽詳析疑大行人掌客二職）則國君膳以牲犢令百官百官皆具則米禾之具不必言矣大宰九式無軍旅蓋有事則遣人致道路之委積出畿則侯國供其資糧左傳鄭申侯見齊桓曰師出於陳鄭之閒供其資糧扉屨是小國於大國且然況諸侯於天子乎崧高之詩云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疆以峙其粻式遄其

行周語稱王使為過賓則膳宰致飧廩人獻餼皆官正莅事聘禮云使者若過邦饋之以其禮註云賓介米皆百筥夫諸侯於鄰國聘使之過猶供其米則其供鄰國君見王使於王過邦之食可知矣大宗伯以吉禮祀邦國之鬼神示祭五嶽四瀆以凶禮哀邦國之憂以軍禮同邦國嘉禮以脤膰親兄弟之國以賀慶親異姓之國大行人春朝夏宗秋覲冬遇時會殷同時聘殷覜歸脤小行人春入貢秋獻功又云若國札喪則令賻補之若國凶荒則令賙委之大司徒亦云大荒大札則令邦國移民通財若國師役則令槁襘之若國有禍烖則令哀弔之皆治其事夫令鄰國之諸侯治者必使其國有濟則於邦國之憂之大者幷以食王者救之可知矣

凡進士之任官必試故試官最多士官事無攝公孤卿大夫則皆有攝官詳鄭氏伯謙太平經國書葉氏時禮經會元及訂義陳及之說三家語亦各有未當者官有封邑封邑爲官亦多有之三者減省常祿實大以當賞地而下數者宜亦無不足也賞地所自食有幾曰王食參之一則自食參之二經云凡頒賞地又云惟加田無國正則參之一爲國征而食之必在頒地之王矣白虎通云三分其祿以一與之又引王度記云養之以其祿之半前說當謂食大夫以上後說當謂食元士以下若其家則別受田五十畝耳何以徵之曰致仕者去官而居宅其家所受田謂之宅田亦半於農人見載師及士相見禮經註中下士家已受五十畝致仕則祿薄而子惟自食其力

當更定之以五十畝若元士以上則致仕而其家始受田蓋仕之時祿厚子為學士或任官無庸別受田致仕則子孫不才者將不免於農故亦稍授田使習之然則仕者不世祿乎曰惟受采地及賞地之官得世其祿未受地者養之沒身而已守固士庶子之食奚覩曰覩王宮士庶子原文略有芟節惟小注仍舊

論曰三代致治之盛莫尚乎井田井田者所以治天下之君子小人而使之各明其分義者也貴極於公卿賤逮乎庶人莫不有田以裕其身家而終歲食用之入大抵待農夫之力以成故農者尤養人之急務貴與賤均不能舍是以為生而先王因於此寓勸導之術焉彼出

其身以爲公卿大夫而與我共治斯民非苟然都其車服豐其屝屨而已也一夫或受其飢猶己飢然一夫或受其寒猶己寒然彼其朝夕所以贍給身家者絲毫皆出於民力而曾不能爲民分災捍患俾躋於袵席之上是則耕夫織婦之不若而可以晏然坐享其食乎且農夫勞力者也公卿大夫勞心者也以此之心易彼之力豈惟曰互相酬荅亦各修其職而已矣故小人胼手胝足以事君子而不敢稍懷怨望君子興利除害以濟小人而不敢自矜功伐兩相須而兩相成蓋上下各事其事然後分義明而勞逸均焉此先王以田制祿之深意也方是時上之所取下之所供不過布縷粟米二端而

一切金玉玩好珍奇怪麗之物無與焉崇本而抑末進約而退奢即間有怙侈滅義者亦不至多藏以厚其亡而成隕家覆族之禍焉是故子孫象賢則舉授以官不賢則世保其田里封邑非有大故未嘗輕奪孟子所謂故國必有世臣爲政不得罪於巨室者是也及秦商鞅滅王道廢井田高爵以賞戰士厚幣以來貪夫於是人人私擅所有廣田宅規便利一身既備膏腴之奉而復爲子孫圖無窮之安然傳業未幾遂已蕩然爲墟焉故觀於秦漢以來武臣宿將敗不旋踵然後知古世祿之法之可貴而以田制祿之義尤深遠而不可棄也

六典通考卷三十

湖西閻鎮珩輯

祿制考

歷代職田 公廨田 官田

古者大國君田三萬三千畝其入可食二千八百八十人卿田三千三百畝可食二百八十八人大夫田八百畝可食七十二人上士田四百畝可食三十六人中士田二百畝可食十八人下士與庶人在官者田百畝可食九人至五人次國君田二萬四千畝可食二千一百六十人卿田二千四百畝可食二百一十六人小國君田一萬六千畝可食千四百四十人卿田一千六百畝

可食一百四十四人君以下所食之祿皆助法之公田藉農夫之力以耕而收其租士之無田與庶人在官者則但受祿於官如田之入而已孟子曰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圭潔也士田謂之圭田所謂惟士無田則亦不祭言惟士無潔田也王制曰公田藉而不稅藉之言借也凡藉田之法以一里之田凡九頃分授八夫則家得一頃其餘一頃以八十畝均付八家以爲公田家得十畝借民力而治之公則好惡取於是不復侵人所自治之田也故詩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其餘二十畝二家共得五畝以爲廬舍秦漢之間不詳其制王莽制曰周禮膳羞百有二十品今諸侯各食其同國則辟任附城食其邑公卿大夫元士食其采多少之差咸有條品

歲豐穰則充其禮有災害則有所損與百姓同憂喜也

晉武帝平吳之後有司奏詔書王公以國爲家京城不宜復有田宅今未暇作諸國邸當使城中有往來之處近郊有芻藁之田今可限之國王公侯京城得有宅一處近郊田大國田十五頃次國十頃小國七頃城內無宅城外有之皆聽留之其官第第一至於第九各以貴賤占田品第一者占五十頃第二品四十五頃三品四十頃四品三十五頃五品三十頃六品二十五頃七品二十頃八品十五頃九品十頃而又各以品之高卑蔭其親屬多少及九族少者三世宗室國賓先賢之後及士人子孫亦如之而又得蔭人以爲衣食客及佃客品第六已上得衣食客三人第七第八品二人第九品

及舉輦跡禽前驅由基强弩司馬羽林郎殿中宂從武賁殿中武賁持椎斧武騎武持鈒宂從武賁武騎一人其應有佃客者官品第一第二者佃客無過五十戶三品十戶四品七戶五品五戶六品三戶七品二戶八品九品一戶諸公及開府位從公者給菜田十頃騶十人立夏後不及田者食俸一年特給菜田八頃騶八人立夏後不及田者食俸一年光祿大夫給菜田六頃田騶六人尚書令太子太傅少傅給田騶並同光祿

馬端臨曰孟獻子云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言公卿士大夫既有俸祿不當與民爭利也漢列侯封君食租稅歲率戶二百如千戶之君則二十萬可謂富矣而復效富人廣畜田園如田蚡以外戚爲相奉邑飲食收多而且治宅甲諸第田園極膏腴之類是也漢時亦未嘗爲之制至晉武詔王公以國爲家京城不宜復有田宅欲爲之限得古意矣然所謂城中有往來之地近郊有芻藁之田則似王制所謂湯沐之邑

且所限止於京城則王戎所謂田園水碓周徧天下者固未嘗爲之限何耶 東晉寓居江左以來都下人多爲諸王公貴人左右佃客典計衣食客之類皆無課役官品第一第二佃客無過四十戶第三品三十五戶第四品三十戶第五品二十五戶第六品二十戶第七品十五戶第八品十戶第九品五戶其佃戶皆與大家量分其典計官品第一第二置三人第三第四置二人第五第六及公府參軍殿中監監軍長史司馬部曲督關外侯材官議郎已上一人皆通在佃客數中官品第六已上并得衣食客三人第七第八二人第九品及舉輦跡禽前驅由基强弩司馬羽林郎殿中冗從武賁殿中武賁持椎斧武騎武賁持鈒冗從武賁命中武賁武騎一人客皆注家籍其課丁男調布絹各二

丈絲三兩緜八兩祿絹八尺祿緜三兩二分租米五石祿米二石丁女並半之（江左四朝並同東晉）

宋孝武時官品第一第二聽占田三頃第三第四品二頃五十畝第五第六品二頃第七第八品一頃五十畝第九品及百姓一頃

日知錄前代官吏皆有職田（晉魏隋唐書皆有官品第一至第九職田多少之數）故其祿重祿重則吏多勉而爲廉如陶潛之種秫（晉書本傳）阮長之之芒種前一日去官（宋書本傳）皆公田之證也

魏制諸宰人之官各隨近給公田刺史十五頃太守十頃治中別駕各八頃縣令郡丞六頃更代相傳賣者治如律

後齊京城四面諸坊之外三十里內爲公田受公田者三縣

代遷戶執事官一品已下逮於羽林武賁各有差其外畿郡華人官第一品已下羽林武賁已上各有差職事及百姓請墾田者名爲永田奴婢受田者親王止三百人嗣王止二百人第二品嗣王已下及庶姓王止一百五十人正三品已上及皇宗止一百人七品已上限止八十人八品已下至庶人限止六十人奴婢限外不給田者皆不輸

隋文帝令自諸王以下至於部督皆給永業田各有差多者至百頃少者至三十頃其丁男中男永業露田皆遵後齊之制並課樹以桑榆及棗其田宅率三口給一畝京官又給職分田一品者給田五頃至五品則爲田三頃其下每品以五十畝爲差至九品爲一頃外官亦各有職分田又給公廨田

以供用
唐武德元年制文武官吏一品有職分田十二頃二品十頃三品九頃四品七頃五品六頃六品四頃七品三頃五十畝八品二頃五十畝九品二頃皆給百里內之地諸州都督都護親王府官二品十二頃三品十頃四品八頃五品七頃六品五頃七品四頃八品三頃九品二頃五十畝鎭戍關津岳瀆官五品五頃六品三頃五十畝七品三頃八品二頃九品一頃五十畝三衞郎中將上府折衝都尉六頃中府五頃五十畝下府及郎將五頃上府果毅都尉四頃中府三頃五十畝下府三頃上府長史別將三頃中府下府二頃五十畝親王府典軍五頃五十畝副典軍四頃千牛備身左右太子千

牛備身三頃折衝上府兵漕二頃中府下府一頃五十畝外軍校尉一頃二十畝旅帥一頃隊正副八十畝凡京諸司各有公廨田司農寺給二十六頃殿中省二十五頃少府監二十二頃太常寺二十頃京兆府河南府各十七頃太府寺十六頃吏部戶部各十五頃兵部內侍省各十四頃中書省將作監各十三頃刑部大理寺各十二頃尚書都省門下省太子左春坊各十一頃工部一十頃光祿寺太僕寺祕書監各九頃禮部鴻臚寺都水監太子詹事府各八頃御史臺國子監京縣各七頃左右衛太子家令寺各六頃衛尉寺左右驍衛左右武衛左右威衛左右領軍衛左右金吾衛左右監門衛太子左右春坊各五頃太子左右衛率府太史局各四頃

宗正寺左右千牛衛太子僕寺左右司禦率府左右清道率府左右監門率府各三頃內坊左右內率府率更府各二頃親王以下又有永業田百頃職事官一品六十頃郡王職事官從一品五十頃國公職事官從二品三十五頃縣公職事官三品二十五頃職事官從三品二十頃侯職事官四品十二頃子職事官五品八頃男職事官從五品五頃六品七品二頃五十畝八品九品二頃上柱國三十頃柱國二十五頃上護軍二十頃護軍十五頃上輕車都尉十頃輕車都尉七頃上騎都尉六頃騎都尉四頃驍騎飛騎尉八十畝雲騎武騎尉六十畝散官五品以上給同職事官五品以上受田寬鄉六品以下受於本鄉解免者追田除名者受口分之田襲

爵者不別給流內九品以上口分田終其身六十以上停私乃收凡給田而無地者畝給粟二斗京司及州縣皆有公廨田供公私之費其後以用度不足京官有俸賜而已諸司置公廨本錢以番官取息貿易計員多少爲月料校尉以下在本縣及去家百里內領者不給其田亦借民佃植至秋冬受數而已諸職分陸田限三月三十日稻田限四月三十日以前上者並入後人以後上入前人其麥田以九月三十日爲限各前人自耕未種後人酬其功直已自種者准租分法其價六斗已下者依舊定不得過六斗並取情願不得抑配　貞觀十一年以職田侵漁百姓詔給逃還貧戶視職田多少每畝給粟二斗謂之地子是歲以水旱復罷之開元十年六月勅所置職田本非古法爰自近制是以因循事有變通應須刪改其內外所給職田止從今年九月以後並宜停給十八年六月京官職田特令准令給授

復用舊制二十九年以京畿地狹計丁給田猶不足於是分諸司官在都者給職田於都畿以京師地給貧民是時河南北職田兼稅桑有詔公廨職田有桑者毋督絲課自大曆以來關中匱竭時物騰貴內官不給乃減外官職田三分之一以給京官俸每歲通計文武正員員外官及內侍省閑廄五坊南北衙宿衛并教坊內人家糧等凡給米七十萬石德宗時減王公以下永業田郡王職事官從一品田五十頃國公職事官正二品田四十頃郡公職事官從二品田三十頃縣公職事官正四品田十四頃職事官從四品田十一頃元和十年新收置公廨本錢初捉錢者私增公廨本以防耗失而富人乘以爲姦可督者私之外以捕官錢迫蹙閭里民不堪其擾御史中丞崔從奏增錢者不得踰官本其後兩省捉錢官給牒逐利江淮之閒[illegible]茶鹽

以撓法十三年以職田多少不均每司收草粟以多少爲差宋咸平中令館閣檢校故事申定其制以官莊及遠年逃亡田充悉免其稅佃戶以浮客充所得課租均分如鄉原例州縣長吏給十之五自餘差給其兩京大藩府四十頃次藩鎭三十五頃防禦團練州三十頃中上刺史州二十頃及軍監十五頃邊遠小州上縣十頃中縣八頃下縣七頃轉運使副十頃兵馬都監押砦主釐務官錄事參軍判司等比通判幕職之數而均給之景德二年七月詔諸州職田如有災傷準例蠲課大中祥符九年殿中侍御史王奇上言請天下納職田以助振貸帝曰奇未曉給納之理然朕每覽法寺奏款外官占田多踰往制不能自備牛種水旱之際又不蠲省致民

無告遂罷奇奏因下詔戒飭之天聖中上患職田有無不均吏或多取以病民詔罷天下職田悉以歲入租課送官具數上二司計直而均給之朝廷方議措置未下仁宗閱具獄見吏以賄敗者多惻然傷之詔復給職田毋多占佃戶及無田而配出所租違者以枉法論又十餘年至慶曆中詔限職田有司始中定其數凡大藩長吏二十頃通判八頃判官五頃幕職官四頃凡節鎮長吏十五頃通判七頃判官四頃幕職官三頃五十畝凡防禦團練以下州軍長吏十頃通判六頃判官三頃五十畝幕職官三頃其餘軍監長吏七頃判官幕官並同防團以下州軍凡縣令萬戶以上六頃五千戶以上五頃不滿五千戶並四頃凡簿尉萬戶以上三頃五千戶以

上二頃五十畝不滿五千戶二頃錄事參軍比本判官曹官比倚郭簿尉發運制置轉運使副武臣總管比節鎭長吏發運制置判官比大藩府通判安撫都監路分都監比節鎭通判大藩府都監比本府判官黃汴河許汝石塘河都大催綱比節鎭判官節鎭以下至軍監諸路走馬承受并砦主都同巡檢提舉捉賊提點馬監都大巡河不得過節鎭判官在州監當及催綱撥發巡捉私茶鹽賊盜駐泊捉賊不得過簿尉自此人有定制士有定限吏以職田抵罪者覵昔爲庶幾焉至熙甯閒復詔詳定凡知大藩府（三京京兆成都太原荆南江甯府延秦揚杭潭廣州）二十頃節領十五頃餘州及軍（淮陽無爲臨江廣德興國南康南安建昌邵武興化並）十頃餘小軍監七頃通判藩府八頃節鎭七頃餘州六頃留

守節度觀察判官藩府五頃節鎮四頃掌書記以下幕職官三頃五十畝防禦團練軍事推官軍監判官三頃令丞簿尉萬戶以上縣令六頃丞四頃不滿萬戶令五頃丞三頃不滿五千戶令四頃丞二頃五十畝簿尉減令之半藩府節鎮錄參視本州判官餘視幕職官藩府節鎮曹官視萬戶縣簿尉餘視不滿萬戶者發運轉運使副視節鎮知州開封府界提點視餘州發運轉運判官常平倉司提舉官視藩府通判同提舉視萬戶縣令發運司幹當公事視節鎮通判轉運司管幹文字提刑司檢法官提舉常平倉司幹當公事視不滿萬戶縣令蔡河許汝石塘河都大催綱管幹機宜文字府界提點司幹當公事視節鎮判官總管視節鎮知州路分鈐轄視

帥州知州安撫路分督監州鈐轄視節鎮通判藩府都監視本州判官諸路正將視路分都監副將視藩府都監走馬承受諸州都監都同巡都大巡河竝視節鎮判官巡檢堡砦都監砦主在州監當及催綱撥發巡捉私茶鹽賊盜駐泊捉賊竝視幕職官巡轄馬遞鋪監堰并縣鎮砦監當竝視本縣簿尉諸路州縣教授京朝視本州判官選人視本州曹官又詔成都府路提點刑獄司以本路職田令逐州軍歲以子利稻麥等拘收變錢從本司以一路所收錢數又紐而為斛斗價直然後等第均給自熙寧三年始知成都府一千石轉運使六百石鈐轄二員各五百石轉運判官視鈐轄通判二員各四百五十石簽判節推察推知錄幹當糧料院監軍資庫都

監都巡檢巡檢以大使臣走馬承受京朝官知縣各二百石內職官係兩使支掌以上資序者同知係初等及權入者各一百五十石監商稅市買院交子務係京朝官或大使臣充者視職官城外巡檢排岸十縣巡檢係三班使臣者各一百五十石司理司戶司法府學教授係勅劄正授者監甲仗庫各一百石知眉蜀彭雅邛嘉簡陵州永康軍視成都通判其通判減三之一知威黎茂州視眉蜀通判其都監監押駐泊都巡檢係大使臣者簽判推判官係兩使職官并支掌以上資序知錄京朝官并職官知縣監棚口鎮係京朝官視成都職官監押巡檢同巡檢駐泊係三班使臣初等職官或權入職官錄事參軍縣令試銜知縣視成都城外巡檢司理司戶司法諸縣主簿尉應監當場務選人監稅監鹽巡轄馬鋪係三班使臣視成都曹官應諸縣令佐係職

且權攝者不給歲有豐凶數有少贍隨時等級爲之增減初權御史中丞呂誨御史知雜劉述奉詔同均定成都梓利夔四路職田簿等以成都路歲收子利稻麥桑絲麻竹等物逐處不同遂計實直紐作稻穀一色每斗中價百有二十自知成都府以官屬等第均定及再詔詳定而三路數少均分不足用定到成都路數目以聞中書再行詳定而有是詔元豐中詔熙河涇原蘭州路州軍官屬職田每頃歲給錢鈔十千以其元給田及新造之區募弓箭手及畨其地以爲營田

元符三年朝散郎杜子民奏職田之法每患不均神宗首變兩川之法均給上下一路便之元祐中推廣此意以限月之法變而均給士大夫貪冒者或窮日之力以赴期會或交書請屬以倖權攝奔競之風長廉恥之節喪乞復元豐均給之法以養士廉節從之建中靖國元年知延安府范純粹奏昨帥河東日聞晉州守臣所得職田因李君卿爲州諭意屬邑

增廣租入比舊數倍後襄陵縣令周彶力陳其弊郡守時彥
歲減所入十七八佃戶始脫苛歛之苦而晉絳陝三州圭腴
素號優厚多由違法所致或改易種色或遣子弟公皁監穫
貪污猥賤無所不有乞下河東陝西監司悉令改正從之大
觀四年臣僚言圭田欲以養廉無法制以防之則貪者奮矣
姦吏挾肥瘠之議以逞其私給田有限課入無算祖宗深慮
其弊以提點刑獄官察之而未嘗給以圭租庶不同其利而
公其心也近歲提點刑獄所受圭租同於他司故積年利病
壅於上聞元豐舊制檢法官其屬也當覰其長自元祐初併
提舉常平司職事入提刑司兼領編勑遂將提舉官合給之
數撥與提刑司參詳修立而檢法官亦預焉詔依舊法政和

八年臣僚言尚書省以縣令之選輕措置自不滿五千戶至
滿萬戶遞增給職田一頃夫天下圭租多寡不均久矣縣令
所得亦復不齊多至九百斛如淄州高苑八百斛如常之江
陰六百斛常之宜興亦六百斛自是而降或四五百或二三
百凡在河北京東京西荆湖之間少則有至二三十斛者二
廣福建有自來無圭租處川陝四路自守倅至簿尉又以一
路歲入均給令固不得而獨有今欲一槩增給一頃豈可得
哉詔應縣令職田頃畝未及條格者催促摽撥宣和九年詔
諸路職官各有職田所以養廉也縣召客戶稅戶租佃分收
災傷檢覆減放所以防貪也諸縣多踰法抑都保正長及中
上戶分佃認納不問所收厚薄使之必輸甚至不知田畝所

在虛認租課闘之惻然應違法抑勒及詭名委保者以違詔論災傷檢放不盡者計贓以枉法論入己者以自盜論靖康元年詔諸路職田租存田亡者並與落租額紹興間懼其不均則詔諸路提刑司依法摽撥官多田少卽於鄰近州縣通融須管數足又詔將空閑之田爲它司官屬所占者撥以足之仍先自簿尉始其有無職田選人幷親民小使臣每員月支茶湯錢一十貫文內雖有職田每月不及十貫者皆與補足所以厚其養廉之利懼其病民則委通判縣令覈實除其不可力耕之田損其已定過多之額凡職租不許輒令保正催納或抑折納見錢或無田平白監租或以虛數勒民代納或額外過數多取皆申嚴禁止之令察以監司坐以贓罪厥

以防其不廉之害罷廢未幾而復舊拘借未久而給還移充羅本轉收馬料旋復免行皆所以示優恩厲淸操也若其頃畝多寡具有成式知藩府謂三京潁昌京兆成都太原建康江陵延安興仁隆德開德臨安府秦揚潭廣州二十頃發運轉運使副總管副總管知節鎮一十五頃知餘州及廣濟淮陽無爲臨江廣德興國南康南安建昌邵武興化漢陽永康軍幷路分鈐轄一十頃發運轉運判官提舉淮南兩浙江南荆湖東西河北路鹽司官通判藩府八頃知餘軍及監幷通判節鎮州鈐轄安撫副使都監路分都監將官發運司幹辦公事七頃通判餘州及軍滿萬戶縣令六頃藩府判官錄事參軍州學教授並謂承務郎以上者都監發運轉運運司主管文字滿五千戶縣令副將官節鎮判官錄事參軍

州學教授（並謂承務郎以上者）轉運司主管帳司不滿五千戶縣令滿萬戶縣丞餘州都監走馬承受公主管機宜文字同巡檢都大巡河提點馬監四頃節度掌書記觀察支使藩府及節鎮推官巡檢縣鎮砦都監砦主巡捉私茶鹽駐泊捉賊在城監當餘判官學教授（並謂承務郎以上者）軍監都監三頃五十畝軍監判官餘州推官餘州及軍監錄事參軍巡檢縣鎮砦都監砦主巡捉私茶鹽駐泊捉賊在城監當藩府及節鎮曹官州教授（謂承直郎以下）滿五千戶縣丞滿萬戶縣簿尉巡轄馬遞鋪縣鎮砦監當及監堰三頃餘州及軍監曹官及州學教授（謂承直郎以下）不滿五千戶縣丞滿五千戶縣簿尉巡轄馬遞鋪縣鎮砦監當及監堰二頃五十畝不滿五千戶縣簿尉巡馬遞鋪縣鎮砦

監當及監堰二頃
金制正三品公田二十頃統軍使招討使副使公田二十五頃天德二年省奏職官公田歲入有數前此百姓各隨公宇就輸而吏或貪冒多取以傷民宜送之官倉均定其數與月俸隨給從三品外官公田二十一頃正四品外官職田十七頃公田十五頃從四品外官公田十四頃無職田正五品外官公田十三頃職田十頃從五品外官公田七頃喬家部族都鈐轄無職田正六品外官與從六品公田六頃從六品烏魯古副無職田正七品外官自同知至潼關使均無職田從七品外統軍司知事諸鎮軍都指揮使諸招討司勘事官諸縣令諸警巡副京兆府竹監管句五品鹽使司判諸部禿里

同提舉上京皇城司同提舉南京京城所黃河都巡河官諸
河稅榷場使職田五頃會安關使諸知鎮城堡寨職田四頃
正八品外官市令諸錄事諸防禦判赤縣令諸劇縣令崇福
埽都巡河官諸酒稅使醋使榷場副諸都巡檢職田四頃烏
魯古判官無職田按察司知事大興府知事招討司知事諸
副都巡檢使職田二頃諸司屬丞無職田諸節鎮以上司獄
諸副將職田二頃南京京城所管句京府諸司使管句河橋
諸關渡譏察官同樂園管句南京皇城使通州倉使無職田
從八品外官南京交鈔庫使諸統軍按察司知法諸州軍判
官諸京縣丞諸次劇縣丞諸三品鹽司判官漕運司管句丞
豐備庫副使左右別貯院木場使職田三頃諸歷忽諸移

盟直職田三頃正九品外官南京交鈔庫副職田二頃諸縣丞諸酒稅副使職田三頃市丞諸司候諸主簿諸録判諸縣尉散巡河官黃河埽物料場官職田二頃管句泗州排岸兼巡檢副都巡檢諸巡檢無職田諸鹽場管句左右別貯院木場副丞豐贍備庫判職田二頃諸都將隊將職田二頃店宅務管句上京府諸司副南京皇城副通判倉副同管句河橋諸副譏察諸州軍司獄職田二頃從九品外官諸教授職田二頃三品以上官司知法司候判官職田二頃諸防禦軍轄

無職田

元世祖至元元年八月乙巳詔定官吏員數分品從官職給俸祿頒公田三年定隨路府州縣官員職田上路達嚕噶齊

一十六頃總管同同知八頃治中六頃府判五頃下路達嚕噶齊一十四頃總管同同知七頃府判五頃散府達嚕噶齊一十二頃知府同同知六頃府判四頃上州達嚕噶齊一十頃州尹同同知五頃州判四頃中州達嚕噶齊八頃知州同同知四頃州判三頃下州達嚕噶齊六頃知州同州判三頃警巡院達嚕噶齊五頃警使同警副四頃警判三頃錄事司達嚕噶齊三頃錄司同錄判二頃縣達嚕噶齊四頃縣尹同縣丞三頃主簿二頃縣尉主簿兼尉並同經歷四頃十四年定按察司職田各道按察使一十六頃副使八頃僉事六頃二十一年定江南省及諸司職田比腹裏減半上路達嚕噶齊八頃總管同同知四頃治中三頃府判二頃五十畝下路

達嚕噶齊七頃總管同同知三頃五十畝府判二頃五十畝
經歷二頃知事一頃提控案牘同散府達嚕噶齊六頃知府
同同知三頃府判二頃提控案牘一頃上州達嚕噶齊五頃
知州同同知二頃州判同提控案牘一頃中州達嚕噶齊四
頃知州同同知二頃州判一頃五十畝都目五十畝下州達
嚕噶齊三頃知州同同知二頃州判一頃五十畝上縣達嚕
噶齊二頃縣尹同縣丞一頃五十畝主簿一頃縣尉同中縣
同上無縣丞下縣達嚕噶齊一頃五十畝縣尹同主簿兼尉
一頃錄事司達嚕噶齊一頃五十畝錄事同錄判一頃司獄
一頃巡檢同按察使八頃副使四頃僉事三頃經歷二頃知
事一頃運司官運使八頃同知四頃運副三頃運判同經歷

二頃知事二頃提控案牘同鹽司官鹽使二頃鹽副二頃鹽判一頃各場正同管句一頃

明太祖洪武十年十月辛酉制賜百官公田以其租入充俸祿之數（日知錄國初此制未廢不知何年收職田以歸之上而但折俸鈔其數復視前代爲輕始無以責吏之廉矣）

明初官田皆宋元時入官田地厥後有還官田沒官田斷入官田學田皇莊諸王公主勳戚大臣內監寺觀賜乞莊田職田邊田養廉田通謂之官田太祖賜勳臣公侯丞相以下莊田多者至百頃親王莊田千頃又賜公侯及武臣公田又賜百官公田以其租入充祿指揮沒於陣者皆賜公田勳臣莊佃多以威扞禁帝召諸臣戒諭之其後公侯復歲祿歸賜田於官仁宣之世乞請漸廣大臣亦得請沒官莊舍然宣宗

時皆王權書拒其請灌城田爲庶子耕牧以爲灌城非荒閒
祖制庶子郡王亦未有撥賜土田之例也至英宗時諸王外
戚中官所在團占官私田或反誣民占請案治比案問得實
帝命還之民者非一乃下詔禁斂民田及奏請王畿內地然
權貴宗室莊田墳塋或賜或請不可勝計復辟後御馬太監
劉順進薊州草場進獻由此始宦官之田則自尹奉喜甯始
初洪熙時有仁壽宮莊其後又有清甯未央宮莊天順三年
以諸王未封供用浩繁立東宮德王秀王莊田二王之藩地
仍歸官成化初以沒入曹吉祥地爲宮中莊田皇莊之名由
此始弘治二年戶部尚書李敏等以災異上言畿內皇莊有
五共地萬二千八百餘頃勳戚太監等官莊田三百三十有

二共地三萬三千餘頃管莊官校招集羣小稱莊頭伴當佃戶家人占地土斂財物污婦女民心傷痛入骨稍與分辨輒被誣奏官校執縛舉家驚惶災異所由生乞革去管莊之人付小民耕種畝徵銀三分充各宮用度帝不能從命飭莊戶而已武宗以後畿內皇莊至三百餘處諸王莊田幾徧天下矣孝宗嘗用御史言斥仁壽宮莊還之草場且侵牧地者悉還其舊又定制獻地王府者戍邊奉御趙瑄獻雄縣地爲東宮皇莊戶部劾其違制命下之詔獄勑諸王輔導官導王奏求者罪之然當日奏獻不絕乞請亦愈繁徽興衡岐四王多至七千餘頃壽甯建昌慶雲三侯爭田帝輒賜予之武宗即位踰月即建皇莊七其後日增諸王外戚求請及奪民田無

冀世宗初命給事中夏言等清覈皇莊田自正德後投獻與侵牟者俱復其故旋復多留用給事中張漢卿力爭之亦不能聽然頗有給還民者戶部尚書孫交造新冊額減於舊帝命覈先年頃畝原數以聞益宦戚輩中撓之而自是改稱官地不復名皇莊詔所司徵銀解部著爲令且禁勳戚奏討姦民投獻者已復革王府所請山場湖陂德王請齊漢二庶人所遺及東兗閒田又請白雲等湖山東巡撫邵錫按新令卻之語甚切德王爭之數四帝乃從部議但存封藩初原請莊田其後有奏請者不聽又定凡公主國公莊田世遠者存十三是時中官亦頗戢斂不敢橫嘉靖三十九年遣御史沈陽清奪隱冒莊田萬六千餘頃穆宗復定世次遞減之限勳臣

五世限田二百頃戚畹七百頃至七十頃有差世宗時承天六莊二湖地八千三百餘頃領以內臣又聽校舍兼併增八百八十頃分爲十二莊至是始領之有司兼併者還民又詔宗室置買田地不輸役沒官皇親田俱令有司徵之如勳臣例雖請乞不乏而賜額有定徵收有制民害少衰止神宗賚予過侈求無不獲潞王壽陽公主恩最渥而福王分封括河南山東湖廣田爲王莊至四萬頃羣臣力爭乃減其半湖廣自景王搜括後無尺寸閒土所括僅十一河南萬一千餘頃[illegible]倚腆王官諸閹丈地徵稅旁午於道扈養廝役廩食以萬計漁斂慘毒不忍聞駕帖捕民格殺莊佃所在騷然時復更定勳戚莊田世次遞減法視舊制稍寬其後應諭減者輒奉

謝冑始爾革也熹宗時桂惠瑞三王及遂平寧國二公主莊田動以萬計而魏忠賢一門横賜尤渥

日知錄官田自漢以來有之宋史建炎元年籍蔡京王黼等莊以爲官田開禧三年誅韓侂冑明年置安邊所凡侂冑與其他權倖沒入之田及圍田湖田之在官者皆隸焉輸米七十二萬一千七百斛有奇錢一百三十一萬五千緡有奇而已景定四年殿中侍御史陳堯道右正言曹孝慶監察御史虞虙張晞顏等言乞依祖宗限田議自兩浙江東西官民戶踰限之田抽三分之一買充公田得一千萬畝之田則歲有六七百萬斛之入丞相賈似道主其議行之始於浙西六郡凡田畝起租滿石者予二百貫以次

遞減有司以買田多爲功皆謬以七八斗爲石其後田少與磽瘠虧租與佃人負租而逃者率取償田主六郡之民多破家矣理宗紀言平江江陰安吉嘉興常州鎮江六郡已買公田三百五十餘萬畝而平江之田獨多似道傳包恢知平江督買田至以肉刑從事元之有天下也此田皆別領於官松江府志言元時苗稅公田外復有江淮財賦都總管府領故宋后妃田以供太后浙江財賦府領籍沒朱清張瑄田以供中宮元史天厯二年十月立平江等處田賦提舉司稻田提領沒籍朱國珍管明田以賜丞相脫脫撥賜莊在上十九保元史至正四年六月己巳賜脫脫松江田爲立松江等處稻田提舉所錢氏曰撥賜莊似非賜脫脫者領宋親王及新籍明慶妙行二寺等田又有汪闗闗湖經歷田以賜影堂寺院諸王近臣又有括入白雲宗僧田元史成宗紀大德七年七月罷江南白雲宗總攝所

其田令依例輸租仁宗紀至大四年二月御史臺言白雲宗總攝所統江南爲僧之有髮者不養父母避役損民乞追收所受璽書銀印勒還民籍從之皆不係州縣元額而元史所記賜田大臣如拜住燕帖木兒等諸王如魯王瑪阿不剌郯王徹徹秃等公主如魯國大長公主寺院如集慶萬壽二寺無不以平江田而平江之官田又多至張士誠據吳之日其所署平江大尉等官皆出於負販小人無不志在良田美宅一時買獻之產徧於平江而一入版圖亦按其租簿沒入之已而富民沈萬三等又多以事被籍是故改平江曰蘇州而蘇州之官田多而益多故宣德七年六月戊子知府況鍾所奏之數長洲等七縣秋糧二百七十七萬九千餘石其中民糧止一十五萬三千一百七十餘石官糧二百

六十二萬五千九百三十餘石是一府之地土無慮皆官田而民田不過十五分之一也且夫民田僅以五升起科而官田之一石者奉詔減其什之三而猶爲七斗是則民間之田一入於官而一畝之糧化而爲十四畝矣實錄宣德七年七月己未行在戶部奏直隸松江府沒官田宜準民田例起科上從之命各處沒官田糧請準此例此固其極重難返之勢始於景定訖於洪武而徵科之額十倍於紹熙以前者也於是巡撫周忱有均耗之法有改派金花官布之法以寬官田而租額之重則一定而不可改若夫官田之農具車牛其始皆給於官而歲輸其稅浸久不可問而其稅復派之於田然而官田之田也國家之所有而耕者猶人家之佃戶也民田民自有之田也各爲一冊

而徵之猶夫宋史所謂一曰官田之賦二曰民田之賦金史所謂官田曰租私田曰稅者而未嘗併也相沿日久版籍訛脫疆界莫尋村鄙之氓未嘗見冊買賣過割之際往往以官作民而里胥之飛灑移換者又百出而不可究所謂官田者非昔之官田矣乃至訟端無窮而賦不理於是景泰二年從浙江布政司右布政使楊瓚之言將湖州府官田重租分派民田輕租之家承納及歸併則例四年詔巡撫直隸侍郎李敏均定應天等府州縣官民田先是正統中戶部會官議令江南小戶官田改爲民田起科而量改大戶民田爲官田以備其數既又因御史徐郁奏令所司均酌扣算務使民田量帶官田糧以甦貧困俱行巡撫侍郎周忱清理然民田多係官豪占據莫能究覓其弊仍舊至是部復以爲言戶部請從其議命敏均定　嘉靖二十六年搭派敢有恃强阻滯者執治其罪從之

嘉興知府趙瀛剏議田不分官民稅不分等則一切以三斗起徵蘇松常三府從而效之自官田之七斗六斗下至民田之五升通爲一則而州縣之額各視其所有官田之多少輕重爲準多者長洲至畝科三斗七升少者太倉畝科二斗九升矣國家失累代之公田而小民乃代官佃納無涯之租賦事之不平莫甚於此然而爲此說者亦窮於勢之無可柰何而當日之士大夫亦皆帖然而無異論亦以治如亂絲不得守二三百年紙上之虛科而使斯人之害如水益深而不可救也惟唐太常鶴徵作武進志極爲惋歎抑嘗論之自三代以下田得買賣而所謂業主者卽連陌跨阡不過本其錙銖之直而直之高下則又以時爲之地方之盈虛人

事之贏絀率數十年而一變奈之何一入於官而遂如山河界域之不可動也且景定之君臣其買此田者不過予以告牒會子虛名不售之物逼而奪之以至彗出民愁而自亡其國宋史買公田五千畝以上以銀半分官告五分度牒二分會子二分半五千畝以下以銀半分官告三分度牒三分會子三分半千畝以下度牒會子各半五百畝至三百畝全以會子及田事成每石官給止四十貫而半是告牒民持之而不得售六郡騷然四百餘年之後推本重賦之由則猶其遺禍也宋史謂其弊極多其租尤重及宋亡遺患猶不息亮哉斯言而況於沒入之田本無其直者乎至於今日佃非昔日之佃而主亦非昔日之主則夫官田者亦將與冊籍而俱銷共車牛而皆盡矣猶執官租之說以求之固已不可行隋書李德林傳高融以高阿那肱衞國縣市店八十區賜德林車駕幸晉陽店人上表稱地是民物高氏強奪於內造舍上命有司料還價直則是

當代之君而還前代所奪之地價古人已有之矣又考後漢書譙元子瑛奉家錢千萬於公孫述以贖父死及元卒天下平定元弟慶以狀詣闕自陳光武敕所在還元家錢則知人主以天下為心固當如此而欲一切改從民田以復五升之額卽又駭於衆而損於國有王者作威則三壤謂宜遣使案行吳中逐縣清丈定其肥瘠高下為三等上田科二斗中田一斗五升下田一斗山塲塗蕩以升以合計者附於冊後而槩謂之曰民田惟學田屯田乃謂之官田則民樂業而賦易完視之紹熙以前猶五六倍也豈非去累代之橫徵而立萬年之永利者乎今存者惟衛所屯田學田勳戚欽賜莊田三者猶是官田南京各衛門所管草塲田地佃戶亦轉相典賣不異民田蘇州一府惟吳縣山不曾均為一則至今有官山私山之名官山每畝科五升私山畝科一升五勺

論曰三代祿田之制後世變而為職田取逃民既失業

之產歲入其粟以供官吏之用雖不能如三代時之上下均平然其意未嘗不與古合也蓋彼身莅仕版內有父母妻子之養外有三族賓客之奉必使仰取俯拾綽有餘裕然後從容盡意於簿書之務而不復為米鹽瑣屑之謀國之所以待其臣者既厚則臣之所以自待其身者益不敢薄養廉恥之原杜貪污之徑蓋莫要於此矣故宋之仁宗閔吏之以賄敗者多慨然詔復舊制而眞宗亦嘗卻王奇之奏是二主者漢唐以後可謂賢明之君也然其留意田祿如此至明之廢之也史不詳其年代大抵因其法久弊生一二惜小利昧大體之人遂謀掃除而更張之而不知奪其恆產削其經賦勸士之

方既非忠信之意亦缺縱千百飢餓之虎狼聽其睥睨於羣羊之側彼之磨牙而思試者豈能稍忍須臾哉宋之中世始有官田之賦更元及明害未有已古者患豪强之兼并也嚴爲法制以禁之後世暴君污吏任意脅奪其患乃百倍於古之豪强是以民竭其終歲之入而不能免追呼之煩吏恃其敲扑之威而不肯蠲浮溢之額至其極也徒手白挺嘯爲盜賊平原沃壤莽爲荆棘縣官之土田雖殷農夫莫肯過而問之如是而欲操空籍以責無名之償豈可得哉豈可得哉